

# 略说钱仪吉《经苑》的成书与文献价值

聂涛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8)

**摘要:**由清代中叶著名学者钱仪吉主持编刻的《经苑》一书,是清代除《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之外另一有特色的经解丛书。但其向来未受学界重视,研究成果不多。从成书过程、编纂体例与文献学价值等方面,尝试对《经苑》一书进行初步考察,以期引起学界关注,进而对钱仪吉和《经苑》展开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钱仪吉;《经苑》;编纂;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1X(2020)02-0052-05

清代经学研究号称“复兴”,其表征除了汉学考据、群经新疏之外,经解丛书的刊刻亦是经学一大盛事。从康熙初年《通志堂经解》开清代经解刊刻之先,后继者有阮元(1764—1849年)的《皇清经解》和王先谦(1842—1917年)的《皇清经解续编》,对唐以下经书收罗可谓不遗余力。其中道光年间由钱仪吉(1783—1850年)主持刊刻的《经苑》欲补《通志堂经解》之未备,“刊布古书,广六艺之教”<sup>[1]</sup>,是除上述三部经解丛书之外另一重要的经解丛书,具有特别的意义。

清儒钱仪吉生于清代后期,进士及第,官至给事中,后因公累罢官。罢官后,钱仪吉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曾应聘主广东学海堂,后又主讲大梁书院十余年,作育英才无数,颇受当时所重。钱氏博通群籍,藏书丰富,尤精史学,除编刊《经苑》之外,其著作尚有《三国会要》《衍石斋记事稿》《衍石斋晚年诗稿》《碑传集》等。其在河南大梁书院教学期间,邀请当地官员合力刊刻了《经苑》。惟此书虽刻成于道光年间,但迟未付印,至同治七年(1868年)始正式印行。终有清一代,仅见此一印行记录,可见此书在清末流传未广。此后,《经苑》曾有数次印行记录,惟似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因此,其书虽存,而研究者不多,迄未见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之论文出现。笔者所见惟台湾地区黄忠慎《〈经苑〉作者与内容述评》一文稍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经学研究的一个遗憾<sup>[2]</sup>。因此,本文即着眼于此,尝试对《经

苑》的编纂缘起、成书过程、体例与文献价值等方面作一初步研究,以期能引起学界对于《经苑》的关注和重视,进而深入挖掘其学术价值。

## 一、《经苑》的编纂缘起

有关《经苑》一书的编纂,据钱仪吉《经苑·小序》所言:“今夫圣人之经,犹日月也,非徒为穷高极远,不可企及而已。盖以昼夜代明,而人事上下,巨细皆依之以有立,而不可须臾离也。先儒传注,犹测天之器也,人立一法焉,岂必躔度占候不差累黍哉?然而观象定时,成天下之务,非假是不为功。故《六经》不能一日去诸身,而传注诸家,或因或创,或大醇或否,要各有其途辙,皆将因之以窥寻仁义道德之旨,善学者博其闻见,泯其异同,慎其辩论,优游饫,壹志诚通,以深造而自得。至于正己而物正,成己而物成,然后道可达而政可举也。”<sup>[1]</sup>上述文字充分说明了钱仪吉是从传统士人对经学在“修、齐、治、平”上的重要作用来肯定经学无可取代的地位的。所谓“《六经》不能一日去诸身”的话,已足以说明经学的重要性。惟《六经》之成书,年代久远,后人读古人之书,舍前人之经注则无由窥其门径,进而通经致用,因此,经注实儒者修身从政之津梁、成己而成物之阶梯,这应该是《经苑》编纂的首要动机。

**收稿日期:**2020-03-18

**作者简介:**聂涛(1986-),男,江苏丹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经学、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接着钱氏则云:“仪吉客授大梁,日惟以温经为事。辛丑(1841年)河患,行笥故书灏渍阙失,其存者仅十五,意甚惜之。河平,再告弦诵,日兴晓瞻方伯、素园廉访两先生思欲刊布古书,广六艺之教。予因以所藏经解相质两先生,开卷心赏,任为劖劂。鹄仁学使子仙、松君两观察皆欣然为之助;郡邑贤大夫闻之,亦多分任,而乐与有成也。于是鸠工开局,次第付梓。”<sup>[1]</sup>由此可知,钱氏在大梁书院任教时,有感于藏书遭受水患毁损,保存不易,与河南布政使(从二品)张日晟、河南按察使(正三品)王简商议,“思欲刊布古书”,以“广六艺之教”。至于所编纂待刊之经解底本,则多为钱氏私人之书。

钱氏身任《经苑》编纂刊刻之统筹工作,而时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之刘定裕及萧时馥则共襄其事。另检《经苑》各书之校订者亦多为当时河南一地之官员,则可谓实得力于当时河南一地地方官员之助也。

此外,据苏源生《书先师钱星湖先生事》说:“康熙中,昆山徐健庵尚书刊宋、元诸儒说经之书百四十种为《通志堂经解》,采摭至广。先生以其未备,复集同人之资,刊宋司马光《温公易说》六卷,……共二十五种,名曰《经苑》,缺者补之,讹者正之。日夕丹铅,躬自雠校,自道光乙巳起,庚戌竣事。”<sup>[3]</sup>可见,《经苑》的刊刻,除了钱氏欲表彰经学、保存文献之外,补《通志堂经解》所未备也是一大动机。

## 二、《经苑》的成书过程

钱仪吉所主编的《经苑》,就其规模而言,虽不如《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但亦有其重要之地位。且古人刻书不易,即如《经苑》所收不过二十五种,然其成书经过亦颇周折。据其《经苑·小序》云:“诸家之书多单行本,自宋以来,有为丛书者,类采子史,而经训著录亦鲜,惟徐氏通志堂所刻为时盛举。近仪征阮氏,实效为之。是编所录,凡徐氏所有者,不更及。校雠审定,竭其枵昧,凜乎惧有遗焉。诸公听政之暇,稽览载籍,时出善本,多所裨益,凡得若干种,诸经略备,先为一集,列目如左,庶几有同志者为之补正,益扩而充之,而未有已也。”<sup>[1]</sup>由《序文》可知,《经苑》所收录之经解,其立意乃在补《通志堂经解》之所未备。因此,凡《通志堂经解》已收者,概不收录。检视《经苑》目录可以发现,此丛书所收录者,乃唐、宋、元、明四代

之经解,而清人之经解著作则不在其收录范围之内。究其原因,一则是此丛书专为补《通志堂经解》之未备,再则是《皇清经解》于清人之重要经解,大致上已搜罗完备。因此,《经苑》遂不再收录清人之经解。

此外,据钱仪吉次男钱尊煌于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刊刻《经苑》之《识文》云:“先大夫拟刻经解,原集书目凡四十一,名曰《经苑》。自道光乙巳(1845年)孟秋开局授梓,躬事校雠,丹铅日夕,至庚戌(1850年)春闲刻成二十五种。至堂河帅所资刊《吕氏读诗记》付梓最后,未及校正,先大夫即攫时疾,遽捐馆舍,呜呼伤已!第原集书目未刻尚伙,日久或恐泯没散佚也。爰就原目编次,概列简端,而另列已刻之目于后,异日者,更有好古君子随所愿刊以集大成,则此书固无憾于遗珠,而先大夫博采之苦心,亦用是而大酬。此私心所深冀幸也。”<sup>[12]</sup>可知钱仪吉原编拟刻之《经苑》书目共四十一,惟迄钱氏去世,仅刻成二十五种,而其中《吕氏读诗记》刻成最晚,未及校正,钱氏便已去世。另外原列书目中之十六种经解,则尚未刊刻。

其后,钱氏弟子王儒行于同治七年(1868年)《经苑·跋》中云:“先生谓士欲通经,尤宜博古,自书遭秦火,遗经阙如,历汉、晋、唐、宋诸儒,纂辑注疏,阐发古义,昭如日月。俾遗经晦而复明,有功经学,洵非浅鲜。惟古本流传,汴中亦未概见,……拟出夙藏古本,镌补《通志堂》所未备。……帙广费繁,未果也。既当路诸贤大夫,资刊古经二十五种,颜曰《经苑》,版存大梁书院……诂工方告蒨,吾师遽归道山,经传未广,论者惜之。戊辰(1868年)春,与诸君子共论经籍,诸君子有志复古,矻金分印,请之书院监院庞星垣先生。慨然发版,无难色,俾多士得读遗经,与吾师乐育雅怀,后先同揆焉。”<sup>[16]</sup>可知,自《经苑》二十五种丛书刊刻完成之后,其刻版即藏于大梁书院,似未曾印刷流传。直到同治七年(1868年)才正式印行流传于世,则距初刻完成已过十八年之久,古书印行流传之不易,于此可见。

## 三、《经苑》体例及所受前人影响

《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作为清代三大经学丛书,其体例并不相同。其中《通志堂经解》的体例影响了《四库全书》的编纂;《皇清经解》及其《续编》的体例,则异于《通志堂经解》的

以书分类的方式,改为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的方式;而检视《经苑》实刻二十五种书目,计有易类五种、书类、诗类、礼类和春秋类各三种、孝经类四种、论语类、孟子类、四书类和乐谱类各一种(表1)。其他尚有未刻书目,计十六种,分别为《尚书详解》《禹贡说断》《诗经传》《诗缉》《仪礼经传通解》《续仪礼经传通解》《读礼记日钞》《礼记纂言》《礼书》《乐书》《春秋集善》《春秋集注》《论孟精义》《尔雅新义》《群经音辨》《切韵指掌图》(附《检例》)。

表1 《经苑》实刻二十五种书目

书名	卷数	书名	卷数
《温公易说》	六卷	《仪礼集释》	三十卷
《吴园周易解》	九卷	《仪礼释官》	一卷
《诚斋易传》	二十卷	《春秋集传纂例》	十卷
《易传灯》	四卷	《春秋微旨》	三卷
《易学滥觞》	一卷	《春秋集解》	十二卷
《敷文书说》	一卷	《孝经刊误》	一卷
《尚书精义》	五十卷	《孝经本义》	二卷
《洪范统一》	一卷	《孝经或问》	三卷
《诗总闻》二	十卷	《孝经翼》	一卷
《吕氏家塾读诗记》	三十二卷	《论语意原》	四卷
《续吕氏家塾读诗记》	三卷	《孟子外书》	四卷
《周官新义》十六卷	二卷	《瑟谱》	六卷
附《考工记解》		《读四书丛说》	七卷

从其编纂体例可以看出,《经苑》显然与《通志堂经解》的以书为类相似,而区别于《皇清经解》及其《续编》;从其收书目录大抵为宋元人经说,这也可以明显看出钱氏有意补《通志堂经解》之缺。两书在体例上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再从书目的编次排列上看,《经苑》与《通志堂经解》及受其影响的《四库全书》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在编纂上《通志堂经解》《四库全书》《经苑》皆分十大类(表2)。如以《五经》之先后次序来看,《经苑》承袭了《四库

表2 《通志堂经解》《四库全书》《经苑》编撰体例比较

《通志堂经解》	《四库全书》	《经苑》
易	易	易
书	书	书
诗	诗	诗
春秋	礼	礼
三礼	春秋	春秋
孝经	孝经	孝经
论语	五经总义	论语
孟子	四书	孟子
四书	乐	四书
总经解	小学	乐谱

全书》的编纂排序;而其《春秋》类之后先《孝经》而次《论语》,则又与《通志堂经解》相同,可见《经苑》是折衷于《通志堂经解》与《四库全书》之编纂体例而来。

《经苑》的编纂既在补《通志堂经解》之未备,除了在全书的编排次序上承袭了《通志堂经解》和《四库全书》外,丛书中每部经解的编排体例也深受以上二书的影响,即在各书之前列有提要或序跋。如所周知,《通志堂经解》所收书前,大多有纳兰性德所撰提要<sup>[4]</sup>,《四库全书》更是分有《总目提要》与《书前提要》,颇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能。钱氏《经苑》亦仿照此,凡《四库全书》有收录者,一律将该书之《四库提要》置于卷首,其中有二十一种作此编排。各书中凡钱仪吉有作序跋者,则置于《四库提要》之后,计《识》四篇、《跋》二篇,共六篇,其余十九种皆未见钱氏有序跋之作。而后依时代先后,载各书之序、跋、引文。另外,有四种著作《四库全书》未收,则仅于卷首载该书之序、跋、引文(按:另有《孝经翼》一种,仅载本文,前后皆无序跋,属《经苑》唯一的例外)。目前暂无法确知何以钱氏只撰有六篇提要的原因,但这种方式与《通志堂经解》中题为纳兰性德序文者仅有六十四种、未扩及全书的情形相似。《经苑》与《四库全书》不论应收、存目皆有提要的做法不同,似乎也从侧面反映其编纂整体上还是受《通志堂经解》的影响更大。

#### 四、《经苑》的文献价值

《经苑》这部经解丛书印行之后,虽不像《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广为人知,但作为一部经过知名学者编纂刊刻的优良丛书,其对治经学的学者而言,自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一) 刊印古书,以广流传

由于种种因素,古书流传,极为困难,即便是唐末、五代开始使用雕版印刷技术,使古籍之流传稍得其便,但一般人仍不能轻易获得书籍。因此,在当时,每一部古籍的刊刻印行都是学界盛事。这其中固然是因为古书刻版十分不易,每次所能印刷的数量也相对有限,所以每一部书都被学者视为珍宝;再则刻印古籍,所费不貲,不是一般人所能负担的,若无高官巨贾之助,则刻书一事极难以竟其功。就是这两个原因,使得古书之流传,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经苑》自刊刻至印行,历时二十余年,至钱氏弟子王儒行始集资印行,在此之前,长达十八年之久。刻版深藏于河南大梁书院中,不见天日,由此又可见古书刊印的艰难。虽然在有清一代,仅见一次印行,但也藉此将此部丛书流传于世。此后,已知至少有三次以上的印行记录,这对该流传不广的古籍而言十分可贵。

## (二)慎选版本,重加校勘

《通志堂经解》是清代官刻三大经学丛书之首,对经学研究及流传发展的影响自不待言,后代学者无不看重此部经学丛书。然而《通志堂经解》仍有若干问题受到后人质疑。首先,它在收书的取舍上存在门户之见,仅收程朱一派的经学著作;其次,它在刊刻之前,并未进行版本的校勘工作。叶德辉(1864—1927年)《书林清话》即说:“纳兰性德之《通志堂经解》,表章宋元人遗书,其功诚不可没,然主裁者无卓识,而门户之见过深。凡诸家经解,非程、朱一派,则削而不录。又其所刻本有宋元旧本可据,而全不取以核勘。观何义门焯批阅目录注文,则当时之草草可知矣。”<sup>[5]</sup>叶德辉以为,《通志堂经解》仅收程朱一派学者之著作而已,且有旧本可校勘的,并未取以校勘,这是一大缺点。

钱仪吉身为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之一,后虽因河患而佚失过半藏书,然其所存者,想亦极为可观。故《经苑》之刊刻,其所据之版本,理应为钱氏所藏之善本。余由河南一地官员所出之书,据《经苑小叙》所载,亦多属善本。可见《经苑》之刊刻,在先天之条件上,可谓优异。再检《经苑》全书,每部经解都由河南一地之官员具名负责校订,刻板完成之后,钱仪吉还亲自做最后的校对,可见在刻书极为重要的一环上,《经苑》可谓是经过精心校勘的,则其所刻之书,当然相对完善。以上两个重要因素造就了《经苑》这部经解丛书在文献价值上的重要地位。就钱仪吉志在“补《通志堂经解》之未备”而言,《经苑》的刻前校勘乃至刻成后之最后校对,恰是《通志堂经解》所最欠缺的地方。

## (三)珍稀古本,赖以知见传世

就《经苑》已刻二十五种经学著作而言,其中明代吕维祺《孝经本义》二卷《四库全书》未收,存目亦未著录。《经义考》著录:“吕氏维祺:《孝经本义》二卷。”注曰:“未见。”<sup>[6]4146</sup>又明代吕维祐《孝经翼》一卷《四库全书》未收,存目亦未著录。《经义考》著录:“吕氏维祐:《孝经翼》。”不著卷数。注曰:“未

见。”<sup>[6]4148</sup>以上二书,虽皆明人之《孝经》类著作,然清初朱彝尊编《经义考》时,即已未见其书,加上《四库全书》未予收录,即存目亦未列入,是否为孤本未可知,然其为罕见版本则无疑义。钱氏收入《经苑》对于明代《孝经》学的研究可谓一大帮助,可见其文献价值。而如宋人李如圭《仪礼集释》三十卷、《仪礼释宫》一卷,向为礼学研究重要资粮,虽经《四库》收入,但过去深藏内府,虽有“南三阁”供士人抄录,但毕竟翻阅不便,且相继毁于战火,经钱氏精校刻入《经苑》,则相对取用为便。再检视“未刻”之十六种书目,其中宋代胡铨《春秋集善》十二卷《四库全书》未收,存目亦未著录。《经义考》著录曰:“胡氏铨《春秋集善》,《宋志》:‘十三卷。’”朱氏注曰:“佚。”又引陈振孙之说曰:“端明殿学士庐陵胡铨邦衡撰。铨既事萧楚为《春秋》学,复学于胡文定公安国,南迁后作此书,张魏公为之序。”<sup>[6]3385</sup>可见此书实为宋人《春秋》学重要著作。又陆佃所撰《尔雅新义》二十卷《四库全书》未收,存目亦未著录。《经义考》曰:“陆氏佃《尔雅新义》,《宋志》:‘二十卷。’”注曰:“未见。”又引陈振孙之说曰:“陆佃撰,其于是书,用力勤矣。《自序》以为虽使郭璞拥篲清道,跂望尘躅可也,以愚观之大率不出王氏之学,与刘贡父所谓不彻姜食三牛三鹿戏笑之语,殆无以大相过也。《书》曰:‘玩物丧志’,斯其为丧志也弘矣。顷在南城传写,凡十八卷,其曾孙子通刻于严州,为二十卷。”<sup>[6]4284</sup>以上二书《四库全书》未收,存目亦未列入,而朱氏或曰“佚”,或曰“未见”,可见皆未见其书,而钱仪吉《经苑原目》中列其书,可见乃珍稀之宋人经学著作,虽未经刊刻,但对后人研究宋代经说,实具有指引之功。由此,再次证明《经苑》之文献价值,实不容小觑。

## 五、结语

作为清代著名学者,钱仪吉花费大量心血主编《经苑》一书,该书是清代著名的四部经解丛书之一,其卷帙虽少,却不失为一部优良的经学丛书。更重要的是,有清一代学者多反宋学,力倡汉学。在这种学风之下,身处清中叶的钱仪吉却并非一味追随时代风气,而是立意补《通志堂经解》之所未备,这其中所透露出来的学术消息亦令人玩味。限于个人学养,本文仅对此书作了初步考察,其中更多内容,尚待学者们作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1] 钱仪吉. 经苑[M]. 刻本. 开封:大梁书院,1868(清同治七年)
- [2] 黄忠慎.《经苑》作者与内容述评[J]. 孔孟学报,1981(9):209-230
- [3] 周骏富. 清代传记丛书[M]. 台北:明文书局,1985:622-624
- [4] 林庆彰,蒋秋华. 通志堂经解研究论集[M]. 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5:211-236
- [5] 叶德辉. 书林清话[M]. 刻本.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479-480
- [6] 朱彝尊. 经义考新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刘 鑫)

##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ompilation and Literature Value of Qian Yiji's *Jing Yuan*

NIE Tao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8, China)

**Abstract:** *Jing Yuan* is a series of characteristic books explaining Confucian classics except *Tongzhitang Explaining Confucian Classics*, *Huangqing Explaining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uangqing Explaining Confucian Classics Sequel*, which was compiled by Qian Yiji, famous scholar in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 book has never been valued by academics, and there are not many research achievem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mpletion process, compilation style and philological value, etc., it attempts to mak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for the book *Jing Yuan* with a view to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n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Qian Yiji and *Jing Yuan*.

**Key words:** Qian Yi-ji; *Jing Yuan*; compilation; literature value